

庸 學

四書新編

江希張
編註

洗凡存閱

四書新編

大學新編

第一章	總論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……………	五
第三章	君子必誠其意……………	九
第四章	修身在正其心……………	一一
第五章	齊家在修其身……………	一二
第六章	治國在齊其家……………	一四
第七章	平天下在治其國……………	一七

目錄

一

中庸新編

四書新編

二

第一章	總論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行道之難……………	四
第三章	行道亦不難……………	八
第四章	行道之效……………	一四
第五章	行道之道……………	一九
第六章	誠之道……………	二六
第七章	聖人之道……………	三三
第八章	仲尼之道……………	三八

大學新編

第一章 總論

人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，此問題即是「人生」自身。——人生的真理何在？人生的正路何在？人生的目的何在？（以全人類言，即是人類的本性是如何？人類的進化應如何？人類的歸宿將如何？）解答這大問題，即所謂大學。（學問二字，本是相連的。）而其答案是：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

能明白人生的真理，自能行人生的正路，以達人生的目的。所以大學之道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其大用在治國平天下，其微言在格物致知；使人先要看透了一切的事物，得着真正的知識，然後能大徹大悟，自明而誠，由智而仁。故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；達之於天下而後已，此謂大學，此謂學之至也！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明明德即是真理或是本性，親（與新通用）是進步或進化，至善



是極好或是十分美滿。「大學之道，在於明白真理，（明曉本性。）在使人類進化，（當然自己也要進步。）在以至善爲目的。（不到極好的地步不止。）」

知止而后有

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（翻后即是後，定是

有定向而不昏迷，靜是平靜而不動搖，安是安集而不散亂，慮是思。「知其所止（目的），然後心有定向；心有定向，然後能平靜；心平靜然後能安集；心安集然後能思慮；思慮然後能得真理。」（孟子說：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在此。而「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」）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

近道矣。（翻「凡物皆有根本，有枝末，凡事皆有止點，有起點；知其何者應先，何者應後，則差不多得其道了。」）（道即是路，行路必有程序，大學一書，所講的無非程序而已！） **古**

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

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

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（翻治是治理，齊是整齊，修

不虛僞，致是盡，知是知識，格是至，（即是達到或是看透），物是事物。「古來欲彰明真理於天下的，先治理他的國；欲治理他的國的，先整齊他的家；欲整齊他的家，先修養他的身；欲修養他的身，先使其

存心正當；欲使其存心正當，先使其意念真實；欲使其意念真實，先使其知識徹底；知識徹底在於看透事物。「格」字所包含的意義，是「至」，是「正」，是「窮究」，是「貫通」。——戴震釋堯典「格于上下」，謂貫通所至曰格。——所以格物，即是貫通一切的事物，——沒有隔膜；達到事物之內裏，——非僅表面；窮究其真理——非幻像；而能得正確的——非錯誤的——觀念也。惟能如此，然後能有圓通而徹底的明智；大學所謂「格物致知」，即佛學所謂「轉識成智」。——此二語絕對相同。「轉識成智」，「以智慧勝無明」，「明則誠矣」；故曰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佛學全部，皆在於此；而大學則由空理轉入實用。）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「事物看透了，知識纔能徹底；知識徹底了，意念纔能真誠；意念真誠，存心纔能正當；存心正當，然後身纔能修治；身既修治，家纔能整齊；家既整齊，國纔能治安；國既治安，天下纔能太平。」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「庶人是衆人，壹是即一概。」「自從天子一直到衆人，一概皆以修身爲根本。」

其本亂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「否是不然，厚薄是指恩愛的厚薄，或推恩施愛的先後。」「其身不修，根本上亂了，而自身以上的枝末還能治理的，是必然不可

能！待與其關係厚的本家本國薄，而待與其關係薄的他家他國厚，是沒有事情！明乎此即謂之知本，此之謂知識的極點（學之至大）的呢！」

大學之道，以平天下爲終，而以修身爲始；因爲我們若不知起點，則無從入手；不顧根本，則無法推行；推己以及人，由近而及遠，是孔子的大經大法。惟由此道，然後自利主義與利他主義得以調和；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，不相衝突。順人類的本性，依事理的自然，方是可行的大道。所以說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

第二章 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

自古聖王，其所以修齊治平之道，卽此大學之道；而此大學之道，無非明明德，新民，止於至善而已。孔子集群聖先王之大成，以爲天下萬世的法則，其道來源有自，善而有徵，故能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。」

康誥曰：克明德。太甲曰：顏禔天之明命。帝典曰：克明峻德。皆

自明也。

康誥是周書的篇名。克是能，太甲是商書的篇名，顧是看卽是注視，禔卽古是字，帝典卽虞書堯典，峻是大。『書康誥篇說：「能以明德。』太甲篇說：「注視自然的真理。』帝典

篇說：「能明其大德。』皆是自己明明德呢。」（堯典「克明峻德」句之下卽是「……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」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皇陶謨亦說：「都！慎厥身，修思永，惇叙九族，庶明勵翼，暹可遠在茲。」）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誥曰：作

新民。詩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盤是沐浴的盆，銘是記在器皿上的字句，苟日是有一天，日日是每天，又是繼續，作是振起，舊邦是故國或古國，極是前進的最前端。『湯沐浴的銘文說：「有一天改新了（進步），還要天天改新，又要繼續改新。」

康肅說：「促人民進化」，詩（大雅文王篇）說：「周雖是個舊國，而其使命則新。」所以君子一切都要進到極點而止於至善。」（易經說：「君子自強不息。」易傳說：「日新之謂盛德。」一部易經，只是這進化的道理。）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於丘隅。子曰。於止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

翻邦畿（音幾）是國境，緡（音綿）蠻是鳥叫的聲音，丘隅是山角樹木密茂的地方。「詩（商頌玄鳥篇）說：『國境千里之中，惟民所欲居住。』詩（小雅緡蠻篇）說：『緡蠻叫着黃鳥，止於山角樹林之區。』孔子說，黃鳥對於棲止，尙知其所應止的地方，可以人而還不如鳥嗎？」

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緡熙敬止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爲人臣。止於敬。

爲人子。止於孝。爲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

翻穆穆（音木）是於（音鳥）是歎美的聲音，緡（音器）熙（音西）是光明寬廣。「詩（大雅文王篇）說：『莊嚴的文王啊！嗚呼！光明寬廣，敬之極止。』爲人的君，止於仁愛（盡仁道）；爲人的臣，止於誠敬；爲人的子，止

於孝順；爲人的父，止於慈愛；與他人相交往，止於信實。」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

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僴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

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。關瞻是看，淇（音其）是水名，澳是水邊，菜即綠，猗猗（音阿）是茂盛（音力）是戒慎恐懼，威儀是風度容貌。『詩（衛風淇澳篇）說：『看那淇水的邊上，綠竹茂盛美好，文雅君子，如同切正了又磋平了的美器，如同琢細了又磨光了的玉石；謹密而機警，莊嚴而盛大；這文雅君子，是永遠忘不了的呢！』如切正而磋平，是說他的學問；如琢細而磨光，是說他的修養；謹密而橫警，是說他的戒慎恐懼；莊嚴而盛大，是說他的威風儀容；文雅的君子，永遠不能忘，是說他的大德好到極點，人民忘不了呢。』

詩云。於戲。前王不忘。

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

忘也。。關於（音嗎）戲（音呼）是歎美之辭，前王指文王武王，君子指君長，小人指小民，沒世是死後（音詩）（周頌烈文篇）說：『嗚呼！先前的聖王之不可忘。』他們的創建設施，止於至善；後世

的君長，仍然以其所賢者為賢，以其所親者為親；小民仍然享其所賜的樂，受其所與的利；因此他的身雖死而後人不能忘了他呢！」

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

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是難

審，訟是爭訟，畏是畏服。「孔子說：聽審訟案，我也能如他人；必須使世間根本上沒有爭訟纔好呢！使沒有實情的人，不得盡其虛僞之辭，大大的畏服了民心，這叫作知到根本。」

這最後一節，是說要止於至善，不以善於聽訟爲止，必使無訟爲止。孔子治國平天下的大道，是明明德作新民，順人性之自然，爲根本的解決；非同法家者流，專藉外力的強制，不顧其本，而齊其末。法家的治術，孔子豈是不知不能！「聽訟吾猶人也。」其所以不用者，乃欲止於至善也。所以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如欲使國家長治久安，天下真正太平，捨此大學之道，別無他途。這是政治教育的真使命，人類生活的正路程，而孔子之所以偉大的真原因。

如能明明德於天下，日新又新而止於至善，則將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；大同之世，尙何訟之有！

第三章 君子必誠其意

〔大學與中庸處處相通：中庸所謂「自誠明，謂之性」，即是明德；「自明誠，謂之教」。即是明明德，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」即是新民；「故至誠無息」，即是止於至善。

然則如何能「誠」呢？中庸說：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」這即是誠意在於格物致知。如我們不悟真理，「不明乎善」，則意如何能誠？如何能好善如好好色；惡不善如惡惡臭，既非發於本性，出於至誠，則其所以檢其不善，而著其善者，全是爲對外的虛飾，如此則何益矣？所以中庸說：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」詩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；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；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」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
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（匪是不要，臭是氣味，謙（同慚音慚）是快或滿足，慎是敬謹，猶如同厭惡污穢的臭味；好善如同愛好美色，這樣即是說爲自己的滿足，（並非爲他人而如此，）所以君子雖獨自居處，（外人不知，）也是一樣謹慎呢。）
小人閒居爲不

善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。故君子必

慎其獨也。厭（音演）然是失神的樣子，揜與掩同，著是顯示。「小人自己獨居作不善的事，其惡劣無所不至，見了君子而後像失神的樣子，隱藏他的不善，而顯示他的善。不知人看

他之透，如同看見他的肺肝一樣，掩飾又有甚麼用呢！這是說實有於內裏，必發現於外面，所以君子必謹慎於他獨處的時候呢。」

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曾子說：君子之慎獨，如同有十個眼睛看着他，十隻手指着他，嚴謹極了！」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潤是光潤，屋是房子，廣是寬宏，胖是舒泰。「富了

自能光潤他的房屋，有德則能光潤他的身體；心如寬宏，則身體就安舒，（誠於中則形於外，）所以君子必使其意念誠實。」

第四章 修身在正其心

聖人治天下，不在約束人身，而在匡正人心。蓋以人的行爲不端，全因存心不正；而心之不正，由於情之所牽。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失其中和，則損其明德，蔽於感情，則害於理智；理智不明，則行爲昏亂愚妄。所以孟子說：「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。」故世間一切的關鍵，皆在人心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

「身有之身字應作心，忿懣（音致）是怒。」所說的修身在正其心，是說心如有所忿懣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（失了他本來的真相與正用）；有所害怕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有所食慾，則失了他的常態；有所愁苦，則失了他的常態。」

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註：「如果心不在此，（譬如一心想着他事，）則雖眼前有物，也看不見；耳旁有聲，也聽不得；口中吃着食物，也不知道他的滋味，（可見心是身的主宰，

）這是說修身在於正他的心。」

第五章 齊家在修其身

人類之不能相安，皆因人之偏私，而不得其中平。一人偏私，而不得其中平；則人各偏私，而不能相安。江海之水，必須平然後安；人類之情，必須中然後和。所以要『爲人父，止於慈；爲人子，止於孝。』自身能盡其道，而「知其所止」，則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，何患家之不齊乎！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辟（音僻）是偏

，哀矜（音勤）是憐憫，敖（音傲）惰是驕傲怠慢，鮮是少。一。所說的齊家在於修身，是因於其所親愛的，就有所偏，而待之失了正道；於其所輕賤厭惡的，就有所偏；於其所畏懼敬重的，就有所偏；於其所哀憐憐憫的，就有所偏，於其所驕傲怠慢的，就有所偏；所以愛好這人而還知到他的壞處；厭惡這人，而知他的好處的人，天下少極了！

故諺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此謂身不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諺（音諺）

寔)是俗語，碩(音朔)是大。「所以有句俗語說：『人沒有知道他兒子壞的，沒有知道他的苗子高的。』(因為是自己的兒子，則覺其特別好；因為是自己的苗子，則恨他長的慢；所以偏弊而不明。)這是說身不修則不能齊家。」

第六章 治國在齊其家

能修身即能齊家，能齊家即能治國。孟子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！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；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！」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。

圖赤子是初生的小孩，中（去聲）是正對。「所說」的治國必先齊家，是因爲他自己的家還感化不好，而能使他人效法的，沒有這事！所以君子不出其家，而能化民成俗；孝親之道，即所以事君；敬兄之道，即所以事長；愛子之道，即所以使衆民；康誥說：「如同保養初生的小孩，」如出於至誠，以求保育之道的，即不正合，也必不遠。譬如婦女沒有先學會了養育小孩，而後出嫁的；然本愛子天性之至誠，所以皆能養育小孩。（治國亦如是。）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一

家讓。一國興讓，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，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鬪戾（音力）是暴，機是發動之源，僨（音憤）是敗壞。『一家仁愛，一國皆興起事。』因此說：一句話就能敗壞了。『一人貪暴，一國就作亂；其動機之所關如此。』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

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

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

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「堯舜以仁愛率領天下，而人民從着他仁愛；桀紂以橫暴率領天下，而人民從着他橫暴；其所教人作的，反於他自己所好的，則人民不從。所以君子須自己先有這樣善行，然後纔責求他人爲之；自己先沒有這樣過錯，然後纔責備他人改之；所在於己身的不合恕道，而能使他人曉諭服從的，決沒有的！所以治國在齊其家。」詩云：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

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

足法。而後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豳天夭（音妖）是美好的樣子，
蓁蓁（音真）是茂盛的樣子，子

歸是女子出嫁，儀是法度，忒（音特）是差錯。「詩（周南桃夭篇）說：『桃那樣的美好，葉子那樣的茂盛；這女子歸於夫家，能善處他的家人。』能善處家人，然後纔可以教化國人。「詩（小雅蓁蓁篇）說：『善爲兄，善爲弟。』善爲兄，善爲弟，然後纔可以教化國人。「詩（曹風鵲鳴篇）說：『他的風度沒有過失，可以變正這四國。』其爲父子兄弟，足以爲人的模範，而後人民纔效法他呢！這是說治國在齊其家。」

第七章 平天下在治其國

聖人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誠意正心以修身，忠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恕也。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一部大學，莫非盡己推己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由此而行，無處不合；由此而推，無所不至；因爲「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」；此心此理，凡人皆同，既能治國，卽可以平天下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！」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絜，老者是愛敬老人，長長是尊敬長者，恤（音序）是愛憐，孤是失養的幼兒，倍是背離，絜（胡結反）是度量，矩是爲方的標準尺。」所說的平天下在治其

國，是說在上的待老人盡其道，則人民興起孝心；在上的敬長者盡其道，則人民興起弟心；在上的愛憐孤苦的人，則民心不背，所以君子有絜矩之道。（以己度人，以待天下之人；如同以矩爲方，能合於天下之方。）我之所惡於在上的，勿施於在我之下的；我之所惡於在下的，勿以施於在我之上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前的人，不要再施於在我之後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後的人，不要施之於在我前的人；我之所惡於在右邊的人，不要以此待在我之左的；我之所惡於在左的，不要以此待在我之右的，這就是所謂絜矩之道。」

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。好之。民之所惡。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。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詩云。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。峻命不易。

道得衆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

圖節是高，巖巖（音言）是直立的样子，赫赫是威嚴的樣子，師尹是一個姓尹的太師官，具是皆，爾是你，瞻

是看，辟（音僻）是偏私，僂（同戮）是殺，師是衆人，儀詩作宜，監是照看，峻是大。」詩（小雅南山有臺篇）說：「樂哉君子！民愛之如同父母。」民之所愛好的他就好，民之所厭惡的他就惡，（順民的心。）就是所謂民之父母。詩（小雅節南山篇）說：（看那高的南山，石頭直立巖巖，顯赫的師尹，人民皆看着你！）有國家的人，不可不謹慎；如行爲偏乖，則爲天下所殺戮了。詩（大雅文王篇）說：「殷朝未失

衆民，尙可君臨天下而配上帝；應該看看殷朝的前例，知道治天下的大使命是不容易。」這是說得衆民則得國，失衆民則亡國。」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

有德此有人。有人此有土。有土此有財。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

也。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，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

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

（音倍）是逆，即不順正理，貨是財物。「所以君子先注重修德：有了德就有人民，有人民就有土地，有土地就有財貨，有財貨就能享用。德是根本，財是枝末，將根本置於心外，而將枝末存在心中，是使民相爭而教民相奪，所以財貨聚歛起來，則人民就離散；財貨佈散開，則人民就團結聚集；所以語悖逆的說出去，也悖逆的反受於人；財物悖逆的得來，也悖逆的失去。」康誥曰：惟命

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：楚國無以爲寶。

惟善以爲寶。舅犯曰：亡人無以爲寶。仁親以爲寶。

（楚書是楚國的書，舅犯是晉文公的舅，號叫子犯，亡人是出亡在外的人，（當時晉文公尙爲公子，出亡在外。））康誥說：「這天命是無常的（不定的。）」這是說爲善則得天命，爲不善則失天命了。楚書說：「楚國沒有可以爲寶物的，只以善爲

寶物。」舅犯說：「出亡在外的人沒有甚麼寶物，只以仁愛親善爲寶物。」

秦誓曰：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實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嫉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違之。俾不通。實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。逆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祖秦誓是調潛的篇

名，斷斷是誠直的樣子，技是技能，休休是好，容是包容，彥是美，不啻（音翹）是不但，媚（音媚）疾是妬嫉，殆是危，放流是驅逐，逆（音屏）是隔絕。「秦誓說：『若有一個臣，直誠而沒有別的技能，他的心非常之好，他就像有包容的度量；他人有技能，如同他自己有；他人美善聖明，他心中愛好；不但像他口中說出，他真實能容人，如此能保育我的子孫衆民，尙也有益於國家啊！如果他人有才能，嫉妬而恨惡之；他人美善聖明，則阻違破壞使其道行不通；這實是不能容人，如此則不能保育我的子孫衆民，這種人就危險了！』只有待仁人將他驅逐了，屏棄於四夷邊荒之境，不與他同居中國，這是說唯有仁人能愛（

善人而惡惡人。

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

菑必逮夫身。

。舉是用，命或謂應作慢，拂（音福）是違逆，菑即災，逮（音代）是到。「見了

遠了，這是過失；愛好人之所厭惡的，厭惡人所愛好的，這是違逆人的性，災禍必然到他身上。」

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

之。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

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

有上好仁。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。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

府庫財。非其財者也。

。驕泰是驕傲奢侈，疾是迅速，舒是緩和，恆是常，府庫是存財貨的地方。「居君長的位有個大道：必然是由忠誠信實以得來，驕傲淫奢

以失去。充實財貨有個大道：生產的人多，消費的人少；作的要快，用的要省；則財貨常常充足了。仁者用財去發展他的身，不仁的用身去發財（以身爲工具，以財爲目的），沒有君長仁愛人民，而人民不敬愛

君長的；沒有敬愛君長而不盡力爲之作事的，所以沒有府庫中的財貨不是他的財貨的。」孟獻子曰：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

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

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。畜是養，乘是車，

豚是豬，伐冰是喪祭用冰。（卿大夫大官始能用。）百乘是百輛兵車，（受封有土地的始能有。）聚斂是搜括民財。」孟獻子說：「出仕爲了大夫養着車馬，就不再貪圖養雞養豬的利；成了卿大夫的大世家，就不

再養牛羊以與民爭利；（既爲公務員受俸祿，倘再兼營農商則太貪利矣。）受封有土，能出百輛兵車的家，不養善於搜刮人民的臣；與其有善於搜刮的臣，還不如不有竊盜的臣。」這是說治國不以財利爲福利，而

以義爲福利呢。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。小人之使

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

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國「爲國家之長，而以發財享用爲務的，必是由於小人呢！他以爲小人能幹，應知小人若使之治理國家，災禍皆將招來，雖然有善人，也沒法辦了

！這是說治國不以財利爲福利，而以義爲福利呢！」

中庸新編

第一章 總論

孔子之教，是順人之本性，示人以正路。——既不外乎人的本性，所以不高不遠，而至切至近；無奇無異，而至平至常。既是人的正路，所以不偏不倚，而至中正；無過不及，而至適至當。此之謂「中庸」。若人能遵行無失，則世界可以平安，人類可以昌盛，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！」

惟「中」所以能中（的）；惟「庸」所以有用！偏激之行，奇異之事，雖能欺世惑俗，然而不是決不中用的！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
「天命」是天然生成的，或出於自然的；性是生來的本質，或生命的原質，

率是循或順，道是所行之路，修是修治或修明，教是所以指導或所以爲法。「天然生成」的本質，或生命自
然的意向，即謂之曰性；順其性而行的正路，即謂之曰道；修治此道，修明此道，以指導衆人，即謂之曰

教。」（所以凡不是出於天然的，即不是本性；凡不順入的本性的，即非正道；凡非修此正道的，即是邪教。）

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可

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莫

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闇須臾（魚）是頃刻或極短的時間，戒慎是警滅謹慎，睹是看見，恐懼是畏敬，見

（音現）是昭著，隱是潛伏，顯是彰明，微是細小，獨是獨自閒居。道是頃刻不可離的；可以離的就不

是道了！所以君子於目之所不見，亦警戒謹慎；於耳之所不聞，亦恐懼有失；潛伏的念念著見，細小的事愈顯明，所以君子雖獨居亦謹慎呢！」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

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

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闇發是發生或發動發作，中（去聲）節是合宜或合乎中，和是調和平衡，達是

性的正相常態，未向任何方向而動。）謂之曰中；發動了而皆合宜，（所發的情，與所受的感，度量相等，則互相調和平衡，仍然是中，且是時中，）謂之曰和。中是天下一切之本；和是天下共由之道。得到中和，則天地安其所，萬物遂其生。」

此章第一節，是統言立教之本原，中庸所自出。第二節是說的「庸」；第三節是說的「中」。惟平常之道，故須與不可離；愈平常之事，愈絲毫不可忽，此之謂庸道。不失其本性本心，不偏於一時一事，此之謂中道。不忽於平常，即是誠；不蔽於情感，即是明。所以第二節皆誠之事，第三節則明之事也。

第二章 行道之難

世人因爲不誠，所以每輕忽切近平常的事，而好高務遠，矜奇好異；因爲不明，所以每不行中正適當之道，而多所偏蔽，好趨極端；是故楊墨之說不熄，而孔子之道不著；神怪的宗教易興，而中庸的孔教難行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「仲尼是孔子的字，中庸是中正平常，反中庸是偏激怪僻。」孔子說：君子行中庸之道，小人反乎中

庸之道。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，小人之（反）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「翻時中是時時居中，或隨時取中，忌憚（音旦）是顧忌恐懼。」君子之中庸，君子是時時居中；小人之反中庸，小人是偏激怪僻，而無所忌憚呢！」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。「翻至是盡極，鮮是少。」孔子說：中庸是道的極則，人少有能行的，久已如此了！」

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「翻知者即智者，不肖是低下。」孔子說：正道之所以不

行，我知道了！聰明的人，走的太過了，愚人則沒有達到。正道之所以不昌明，我知道了！賢人太過了；而低下的人，則未達到呢！

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

知其味也。

「人沒有不飲食的，少有能知其正味的。」

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。

「孔子說：正道是不能行了吧！」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

其兩端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為舜乎。

「觀察是注意，邇（音耳）言是切近平常的話，（即庸言。）隱是隱藏，揚是宣揚，

執是持，端是頭。」孔子說：舜真是聰明聖智啊！舜好問；（善取諸人以爲善。）而好注意切近平常的話。隱其惡的，而宣揚其善的，持其兩極端，而用其正中以治人民，這即是他之所以爲舜啊！」子

曰：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

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「網，獲（音化）是捕獸的檻，陷阱，是捕獸的坑，辟同避，期（音基）月是週月。」孔子說：人人皆自以爲智，起他們而置於網檻陷阱之中，而不知避免；（人爲偏激之情所驅，陷入災禍困厄之中，而不知所以避免。）人人皆自以爲智，然既擇出

中庸之道，尙不能固守，一個整月亦到不了呢！」

子曰：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，則拳拳

服膺而弗失之矣。

翻回是顏子的名，拳拳是固執或堅持的樣子，服膺（音英）是盪在心胸之上，弗是不，「孔子說：顏回之爲人，明辨中庸之道，得著一點好處，則

如用兩手捧持，而置於心胸之上，固執而不失去呢！」

子曰：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

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

翻均是平分，爵（音覺）是爵位，祿是官俸，辭是不受，白刃是快刀

辭去，快刀白刃可以去踏，中庸則作不到呢！」（爲高奇之行易，守中庸之道難。）

子路問強。子曰：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

翻子路是孔子弟子

仲由之字，抑而是或者。「子路問何爲強，孔子說：你說的是南方之所謂強呢？是北方之所謂強呢？還是強的正義呢？」

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

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

翻寬是寬大，柔是柔和，報是報復，「寬大柔和以爲教，橫逆之來，能忍受而不報復，（以柔爲剛。）是南方之所謂強，君子是這樣呢！」

衽金革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

翻衽（音任）是席，金

是惡或悔，「以兵器甲冑爲枕席，死而無悔，這是北方之所謂強，而剛強的人是這樣的。」

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

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，不變。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

國和是寬和，流是隨衆而移，（同乎流俗）。矯（音繳）是剛強正直的樣子，倚是傍偏，塞是未通達。「所以君子寬和而不流移，剛強啊而正直！中立而無所倚傍，剛強啊而正直！國中有正道，亦不變未達時之志，剛強啊而正直！國中沒有正道，至死不變其所守，剛強啊而正直！」

子曰：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

素同儻即向，（或云應作索即搜求，）隱是隱僻，怪

是奇異；述是稱述。「孔子說：專向隱僻之道，好爲怪異之行，後世有稱述之者，我是不作的！」

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

能已矣。

遵是守，塗即途，廢是止。「君子遵守着正道而行，有的半路而廢棄了，我是不能止的！」

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

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

遯（音頓）是埋藏，「君子依着中庸之道，即埋沒一生不見知於世人，亦無所悔恨，這樣惟獨聖人纔能作的到呢！」

孔子不素隱行怪，以眩世惑俗！因爲他之立教，純是爲天下萬世的福利，本非求人

崇拜信仰其自身；其心至誠，所以不自欺欺人；其見至明，所以不自誤誤人；如此既仁且智，尚又繼之以勇，他人半途而廢，孔子則不能自己。「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。」蓋只問道之正邪，而不顧行之難易也。

第三章 行道亦不難

中庸之道，似甚易而實至難，雖至難然亦甚易。蓋其爲道也，始於足下而達於無窮，達於無窮，所以永不能離，始於足下，所以人人能行。

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。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

「費是廣大，隱是精微，載是包容，破是分解，」君子之道，是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愚男愚女，可以有

所知到的；及其至極處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的！最低下的男人女人，可以有所能行的，及其至極處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的！天地之大，人尚有所憾其窮盡，（而君子之道，則無窮無盡，）所以君子說到大處，天下沒有能包容得了的；說到小處，天下沒有能分解得了的！」

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

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

（音力）是到，體是蹤，淵是

深水，察是昭著，造端是起頭或開始，「詩上說：『鳶飛衝天，魚跳躍於深淵。』是言其昭著於上下。（極高而極深。）君子之道，起始於夫婦；（人倫日用之事；）及其至極處，則昭著於天地之間。」

能盡飲食男女之性，即是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贊天地之化育，而與天地參矣。

所以說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性是人之所不能無，而道是人之所不可離。道即在我們自身，尙何能再切近呢？而人猶以爲遠者，以其不誠也。如誠則反身即是。故孟子曰：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；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！」孔子說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矣！」

子曰：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詩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（音意）是側着眼睛看。「孔子說：道並非遠離於人；人之爲道而遠於人，則不可以爲道。詩上說：『砍這斧柄啊！砍這斧柄啊！其法則並不遠。』拿着斧柄以砍斧柄。近的不能正視，尙以爲遠嗎？所以君子因人之本性以治人，使之改從正道而已。」（教者修道而已矣；而道者率性而已矣！）

忠恕違道不遠。

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。由忠恕而行，即近於正道。加於己身而不願的，是加。由忠恕而行，即近於正道。加於己身而不願的，是加。君子之道四：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。

事，也不要加之於他人！

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。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

勉，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。庸是平常，胡不是

何不，慥慥（音皂）是誠實。君子的道有四樣，我丘一樣也沒有作到呢！以所責求於兒子的待父親，沒有能作到；以所責求於屬員的待君長，沒有能作到；以所責求於弟的待哥哥，沒有能作到；以所責求於朋友的，先如此待他們，沒有能作到；日常善事的實行，日常言語的謹慎；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努力去行；言有餘，不敢放肆的說；言語要合於行事，行事要合於言語，君子豈不是這樣的誠實實實呢！

孔子之道之所以難而不難者，因為只在「求己」。求在我者，所以不求則已。「求則得之」！至於求在外者，則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」，並不教人離道以強求。而求之道，仍是求己，所以只要盡其在我，則於道即無缺欠。「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。」

「不論環境如何無在而不能行道，無入而不自得焉！」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是現在，夷狄是不開化的民族，「君子就其當時所處的地位，以行其道，不願過於其外以君子無論至於何種境地，無不安樂自得呢。」在上位。不陵下。在下位。不援上。

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。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醜陵是欺侮，援是攀附，尤是歸罪，易是平地，俟是等待，徼幸是妄求偶然之福。」在上位，不欺陵在下的；在下位，

不攀附在上的。修正己身，而不恃求於他人，則無所怨；上不怨恨天，下不歸過於人。所以君子安處平地以待天命；小人行於險路，以妄求苟得之幸。

子曰：射有似乎

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

射是射箭，正（音征）鵠（音谷）皆是射箭的標的。（畫布曰正，棲皮曰鵠。）孔子說：射箭之道，有似

乎君子之道；射不中標的，反回來責求其本身。」

君子「正己而物正」欲求推於天下，必先行於己身。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。必自邇。辟如登高。必自卑。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孥。子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

邇，辟同，邇是近，卑是低，鼓是彈，瑟（音色）琴皆是樂器，翕（音夕）是和，耽（詩作湛音占）是樂的樣子，孥（音奴）是子孫。「君子之道，譬如走遠路，必從近處起；譬如登高，必從低處上。」詩上說：「妻子又好又和，如同彈琴瑟之樂調；兄弟間既然親睦，和樂耽耽。善於處你的室家，安樂你的妻子。」孔子說：這樣父母也就安樂順心了！

能修身則能齊家；能齊家則能治國平天下。所以君子之道，雖隱微而極盛大，雖至平至常，然正是至神至妙；雖世人不見不知，固仍是巍然充塞於天地之間；雖世人信不從，仍然不能逃出其範圍；而人類的將來，仍必以此為歸宿！所以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」下節言鬼神之為德，非所以「明鬼」，乃所以喻君子之道也。

子曰。鬼神之為德。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

而不可遺。團爲德是其措狀或想像，（宋子謂：爲德猶言性情功效。）盛是宏大，體物是爲物之體，或存在於物，還是缺失。孔子說：鬼神之爲情狀想像，真是盛大極了！看他也看不

見；聽他也聽不得；充塞於萬物而無所不在！」

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

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詩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團齊

齋是整齊，明是潔淨，承是當，洋洋是大，格是來，思是語助辭，度（音惰）是揣測，矧（音審）是何況，射（音亦）是厭慢。「使天下的人，整齊潔淨，穿上好衣服，以當祭祀。洋洋乎如在人之上，如在人

之左右。詩上說：「神之來臨啊！不可以揣測啊！況可以厭意啊！」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。如此夫。團揜同掩。這

誠的不可掩沒，就像這樣啊！

」（承首章言沖瀟之道。）

第四章 行道之效

中庸之道，我們的古聖先王早已發明之而應用之。前章引孔子謂舜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」據經傳所載，堯授舜以治天下之道，曰「允執厥中。」舜亦以之授禹。「自是以來，聖聖相承。」或見而知之，或聞而知之。「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集斯道之大成，而傳教於後世。本章所以歷述先王之德者，蓋所以明道統之所自來，而證行道之實效也。」
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與。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

「鬯饗（音享）是供養。」孔子說：舜真是大孝啊！德行爲聖人；尊貴爲天子；富有四海以內的土地；宗廟以饗其親；子孫以保其祀。所以有大德的，必得其崇高的地位；必得受天下的供養；必得廣大的聲譽；必得長久的壽命！」

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

者覆之。齔材是本質，篤（音覲）是厚，栽是植立，培是養，傾是倒，覆是滅亡。「所以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本質之厚而厚之。所以自己能植立的，就滋養他；自己倒了的，就覆亡他。」

詩曰：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，自

天申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齔嘉是歡喜，憲是可法，令是善美，佑是助，申是發。「詩

位於上天。保護他，佑助他的命令，自上天發的！」所以有大德的，必受天的任命！」

子曰：無憂者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父，以武王爲子。父作

之子，述之。齔「孔子說：沒有憂憾的，是文王啊！以王季爲父，以武王爲子；父親創作之，兒子接續之。」武王纘太王王季文

王之緒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，尊爲天子。富

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齔纘（祖晚切）是繼續，太王是文王之祖，緒是統緒，戎衣是武裝。「武王繼纘太王王季文

王所創的功業，一穿武裝（伐紂），而得了天下。其身不失天下光顯的名，尊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的土地，宗廟供奉其親，子孫保守其業。」武王末受命，周公

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太王王季，上祀先公，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

達乎諸侯大夫。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。子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

。期末是晚年，先公是先代的祖宗，期（音基）是週年。「武王晚年纔受命爲天子，周公完成文王武王的德業，追尊太王王季爲王，上祭先祖以天子的禮：這個禮，通行於諸侯大夫以至於士庶人。如父親爲大夫，而子爲士，則葬埋用大夫的禮，祭祀他用士的禮；如父親爲士，而子爲大夫，則葬埋用士的禮，祭祀他用大夫的禮；（葬禮從死者；祭禮從生者。）週年的喪服，通行到大夫；三年的喪服，通行到天子，（較疏遠，或較卑的親喪，則以位尊之故，而不爲服，）父母的喪，不論貴賤皆是一樣的呢。」

子曰：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。夫孝者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

之事者也。

。闕孔子說：「武王周公，可以算盡了孝道了！所謂孝：是善於繼續先人的志願；善於傳述先人的事業呢！」

春秋修其祖廟。陳

其宗器。設其裳衣。薦其時食。

。闕陳是陳列，宗器是先世所傳下來的重器，裳衣是先祖

祖宗的廟；陳列上祖宗所傳的重器；擺設上祖先所遺的衣裳；供獻上應時的食品。」

宗廟之禮。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。所

以辨貴賤也。序事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

毛所以序齒也。

鬯序昭穆，是序次宗族世系，（古時宗廟之制：太祖居中，二世四世六世居左爲昭；三世五世七世居右，爲穆，其所出的子孫，亦以此爲序。）爵是爵位

，事是職務，旅是衆，酬是敬酒，逮是及，燕毛，是按頭髮的色爲宴席之次，齒是年輪，（人愈老則髮愈白。）宗廟之禮，同姓宗族，按世系爲班次，所以序遠近親疏；有爵的按爵位爲班次，所以辨貴賤上下；有職務的按職務爲班次，所以辨賢能才幹；衆飲酒下輩爲先，所以使這大禮及於幼賤；祭畢宴會，按頭髮的色，定坐位之次，所以分別長幼年齒呢！」踐其位行其禮。

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

至也。

鬯立於先王之位；行先王之禮；奏先王之樂；敬先王所尊敬的，愛先王所親愛的。事奉死者，如同事奉生者；事奉已亡的，如同事奉尚存的，這是孝道的極點呢！」

郊社

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

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視諸掌乎。

鬯郊是祭天，社是祭地，禘（音帝）是宗廟的大祭，嘗是每年的秋祭。「郊社的禮

，是所以事奉上帝；宗廟的禮，是所以祭祀祖先。明白了郊社的禮，禘嘗的意義，治國就像看看手掌這樣容易呢！」（郊社之禮，是徵象我們與宇宙的關係；禘嘗之義，是徵象我們與族類的關係。所以說：「天

地者，生之本也；祖宗者，類之本也。」「我們如明瞭宇宙與人生的真理，則「治國其如視諸掌乎！」所以序昭穆則思及人生的本源，而推廣親親之心；推同胞之愛，以及於同宗同族，同種同類。然後知「乾爲大父，坤爲大母；」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。序爵序事，所以崇德尊賢，而明人事之條理，國家之系統，與社會之組織；旅酬燕毛，所以別長幼年齒，而「使老有所終；壯有所用；幼有所長。」此等古禮之形式，並無關係，我們只須明其「義」而已。）

第五章 行道之道

文武雖沒，堯舜雖不復生，然而我們人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人人皆可以爲文武。只要我們能行其道而已。本章各節，一面激勵我們的志氣，一面指示我們方法。所以說：「或生知安行，或學知利行，或困知勉行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而所以行之之道，則在「好學，力行，知恥」其推廣之程序，則以修身爲本，而漸及於國家天下。其誠身明善學問思辨之道，卽所謂格物致知。凡此一切，皆與大學相呼應，相表裏，我們應熟讀深思，用心體會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！」
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。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
哀公是魯國的君，布同佈。

，方是木板，策是竹片，（上古無紙，書籍文卷皆以竹木爲之。）舉是行，息是滅，敏是速，樹是植物生長，蒲（音浦）盧（音爐）皆是易生的植物。「魯哀公問爲政之道，孔子說：文王武王的政事，皆記載於書籍上，如有能行之人存在，則其政卽能舉行；其人沒了，其政也就息滅了。政本來易行於人間，如同植物之易生於地上。政之爲物，如同易生的蒲盧呢！」

故爲政在人。

取人以身。修身以道。修道以仁。「所以爲政之道，在於得人；取人之則，在於己身；欲修己身，須以正道；欲修正道，須有仁心。」

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。尊賢

之等。禮所生也。「親殺是差別，等是等次。」「仁即是人類相愛的心，以親愛我們的親人爲大；義即是處事合宜於理，以尊崇賢者爲大；親親的差別，尊賢的等次，卽禮之所由發生呢。」
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，

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「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：（因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）想要修身，不

可以不事親；（因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而仁以親親爲大。）想要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（因欲盡親親之仁，必由尊賢之義。）想要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（因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皆是天然的理。）」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

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

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「天下通常的爲人之道有五樣；所以行此爲人之道，復有

之間，通常的關係；明智仁愛勇強，這三樣，三樣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及朋友之相交，這五樣，是人與人是天下通常的德。皆所以行爲人之達道呢。」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困而

知之。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翻「或有人生來即知其道的；或者學然後知；或者受困難然後知，及至於知到了，是一樣的呢！或者安然行之；或者以為有利而行之；或勉強而行之，及至於成了功，是一樣的呢！」子曰：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知斯

三者。則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翻「孔子說：好求學問，就近於智；盡力行善，就近於仁；知到羞恥，就近於勇。知到好學力行知恥這三樣，

則知如何修身；知到如何修身，則知如何治理他人；知到如何治理他人，則知如何治理天下國家了。」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曰：修

身也。尊賢也。親親也。敬大臣也。體羣臣也。子庶民也。來百工也。柔遠人也。懷諸侯也。翻經是常，體是體諒，子是慈愛，來是招來，柔是安撫，懷是感服。」凡治理天下國家，有九樣經常的道：是修治己身；尊崇賢

人；親愛親族；恭敬大臣；體諒羣臣；慈愛衆民；招來百工；安撫遠方的人，使諸侯歸服。」

修身則道立。尊賢則不惑。親親

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則不眩。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。子

庶民則百姓勸。來百工則財用足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。亂難決；體諒羣臣，則他們報答君的禮義就重；慈愛衆民，則百姓悅服；招來百工，則實業振興而財用充足；安撫遠人，則四方來歸附；感服諸侯則天下敬畏。

齊明盛服。非

禮不動。所以修身也。去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。重其祿。同其好惡。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。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歛。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。既稟稱事。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。舉廢國。治亂持危。朝聘以時。厚往而薄來。所以懷諸侯也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。亂讒（音殘）是說人壞話，貨是財物，歛是收稅，既（讀作儼音細）稟（音鄰上聲）是口糧，稱（去聲）是適當，嘉是獎勉，矜（音今）是憐恤，朝（音潮）是親去謁見，聘是使人送禮。「端莊潔淨，衣服整齊

，動作必合於禮，是所以修身呢；去小人，遠邪色，輕看財物而尊貴德行，是所以勸勉賢人呢；尊崇其爵位，厚重其俸祿，好其所好，而惡其所惡，是所以勸勉親親呢；給他的屬官衆盛，足供使令，是所以勸勉大臣呢；待他忠誠信實，給他厚重的俸祿，是所以勸勉羣臣呢；按正時役使，少征收賦稅，是所以勸勉百姓呢；天天省察，月月考試，給他的口糧，稱他的工作，是所以勸勉百工呢；送那走的，接待來的，嘉獎善的，而憐恤不能的，是所以安撫遠人呢；接續斷絕了的世族，興起墜廢了的國家；平治有亂的，扶持有危的；朝聘按着正時，以厚禮送往，取薄禮而來，是所以感服諸侯呢！凡治天下國家，有以上這九樣常道，所以行之之德，是一樣呢！」

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言前定。則不跲。事前定。則不困。行前定。則不疚。道前定。則不窮。「困」是已備好，「跲」是音夾，是事豫先備好則成立，豫先未備好則無成；言詞先定好，則不致當場失措；辦法先定好，則不致臨事爲難；行爲先定好，則不致事後悔恨；道先定好，則不致行時不通。」

在下位。不

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。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

「在下位而不得在上的信任，則不得治理人民了；得在上的信任有法；不能見信於朋友，則不能得在上的信任了；見信於朋友有法；不順於親心，則不能見信於朋友了；順於親心有法；反求己身，而不真誠，則不能順於親心了；使己身真誠有法；不

明白善惡的真理，則其身不能真誠了。」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

執之者也。誠勉是用力，中（去聲）是正合，從容是安然自得，固執是堅持。「誠即是天然的真理

理，不費力而自然不失中庸，這是聖人呢！求誠的人，是辨明了善，而堅持不失的！」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

行之。博是廣，審是詳細，慎是用心，明是清楚，篤（音督）是實。「廣

能弗措也。有弗問。問之弗知。弗措也。有弗思。思之弗得。弗措

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明。弗措也。有弗行。行之弗篤。弗措也。人一

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措是放棄或捨置。「不學則已，學而未能，則決

不放棄；（必學成而後止。）不問則已，問而未知

，則決不放棄；不思則已，思而未得其理，則決不放棄；不辨則已，辨而還不清楚，則決不放棄；不行則已，行而未能切實，則決不放棄。他人用一分力，我用一百分；他人用十分力，我用一百分！

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「如果能由此道而行，雖愚人必能明；雖柔弱的人必能強。」

第六章 誠之道

誠即是真。事物有真像真理，人有本性本心，而其相通者，則一「誠」而已矣！我們因爲不誠，所以不知事物的真像真理；因爲不知事物的真像真理，所以失其本性本心。此二者互相爲因果。

自誠明。謂之性。自明誠。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

註「因爲誠故能明，（見到

事物的真像真理，）這是性的本能；由於明而至於誠，（得其本性本心，）這是教的用意。誠了就明了，明了就誠了。」

大學所謂：「明明德，」所謂：「格物致知，」及本書開始的三句話，皆是此理。因爲人如不誠不明，則所見只是虛幻，所知盡是錯誤，所行因而謬妄；不明我們的本性，如何處己待人？不知事物的真理，如何應事接物？

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

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

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。謂贊是助，化是造化，育是生成，參是合。一惟獨天下至誠的人，纔能盡

他的本性；（完全明白他的性；充分發揮他的性；擴充他的性至於極點；率其性止於至善。）能盡他的本性，就能盡人的性；（能以平治天下。）能盡人的性，就能盡物的性；（能以控制自然。）能盡物的性，則可以贊助天地的造化生成；能贊助天地的造化生成，則可以與天地相合！（或與天地並立了！）

性即是本能。欲盡其本能，須明其真理。譬如電是物之性，我們既知其理，所以能盡其發電之性；又如原子含有極大的本能，我們現在尙未明其真理，故尙不能利用其本能。真理即是誠，求之亦須以誠，虛偽謬妄，決不能成事。所以科學之爲道，是「先須順從自然，而後自然可以順從我們。」聖人之立教，是先須順從人性，而後纔能得人的順從。順物之性以用物，則物無不可用；順人之性以治人，則人無不可治。人與人，人與物，相與之道，惟一誠而已矣！

在真理之中，個人與人類相通；而人類與其他生物，以及無生物皆相通。一切的物

質，如推至極精微處，皆是相同的；其變化的理，皆是一樣的。我們個人，即是宇宙的一部份，宇宙演進中的一階段。我們如明白真理，則自知我們是「贊天地之化育，而與天地參矣！」

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。誠則形。形則著。著則明。明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。

曲致是推極，曲是一端，形是現像，著是顯。「如不能盡得其全體大用，其次即是推極一端；一端之中，也有真性；有真性則有現像；有現像則真性顯著；真性顯著，則真理可明；明白真理，則可以動人動物；能動之則能變易之；能變易之則能化之；（化人而爲治，化物而爲用。）唯獨天下至誠的人能如此！」

「不誠未有能動者也！」不以物的本性，不以物的真理，則不能變化物體；不以人的本性，不以人的真理，則不能變化世人。

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。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禎，禎祥是善之兆，妖孽是惡之萌，蓍（音失）龜皆古時占卜所用之物。「誠到極點，（深明真理。）則可以預知未來的事。國家將要興盛，必然有善兆；

國家將滅亡，必然有惡兆，如同呈現於蒼草龜甲上，如同感覺於四肢上。禍福之將要來到：好，必先知到；不好，必先知到。所以人如至誠，就如同神！」

真理即是自然的定律。既是定律，當然可以前知！所以孟子說：「苟求其故，則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」至於國家興亡，亦豈能無故？豈能逃出自然的定律？凡事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；至誠前知，毫無足怪。至所謂：「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」，是以世人所知之事，喻世人所不知之功。所以說：至誠「如」神。

誠者自成也。而道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「誠」誠即是自己成全自己；（如我們不盡入的本性，則不成爲人。）而道即是自己引導自己。（即是爲人之路。）誠是萬物的本來，與萬物的歸宿；不誠則無物。（僞妄虛幻，當然是無實物。）所以君子以真誠爲貴！（誠則萬物皆備於我矣。）**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。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**「誠者，不是成全自己就完了；是所以成全萬物呢！成全自己，是所以爲人；成全萬物，是知與萬物爲一體。這是性的本相，這是合自身與身外之道，所以時時推行之爲宜呢！」

自成是成爲完全的人，然欲爲完全的人，必須居於完全的世界；世界不完全，不美

滿，則我們仍不是完全的人。所以說：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。」聖人仁而且智，所以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不獨善其身，而救人救世，不能自己。

這一節所說的道理，即是大學所謂「明明德」與「新民」；下一節所說的，即是「止於至善」。

故至誠無息。不息則久。久則徵。徵則悠遠。悠遠則博厚。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。高明所以覆物也。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。高明配天。悠久無疆。

無息是止或是間斷，徵是驗，（或是有所成。）悠（音憂）是長，博是廣，配是合或是並立，

疆是邊界。一所以至誠者沒有止息：不止息則常久；久則有徵驗；有徵驗則長遠；長遠則其德廣大博厚；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無物不能載；高明所以無物不能覆；悠久所以無物不能成。博厚如地，高明如天，悠久至於無窮！」（此言聖人之德及於天下萬世。）

如此者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爲而成。

顯見（音顯）是顯

著，章是彰明。「因爲博厚高明悠久如此，所以似乎不顯著，然而極彰明；似乎不動作，然而能變化；似乎無作爲，然而能成就。」（此言聖人之道，似平常而極偉大；正因其偉大，所以似平常。故曰：莫見乎

隱，莫顯乎微，中庸之道，闕然而日章。）

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則其生

物不測。天地之道。博也。厚也。高也。明也。悠也。久也。闕不貳是沒有間斷，不測是不可測量

。「天地的道，可以一言說盡了；其爲物沒有間斷，所以其所化生的萬物不可測量呢！天地之道，即是廣博，寬厚，高大，光明，悠遠，永久呢！」

今夫天。斯昭昭

之多。及其無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今夫地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。載華嶽而不重。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。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。及其廣大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寶藏興焉。今夫水。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

闕昭昭是一點光明，繫是懸，一撮（粗豁切）是手指所攝，華是山名，嶽是大山，振是收，洩是漏，卷是一點，寶藏（音菲）是礦產，鼉（音元）鼈（音皖）蛟（音交）皆是水獸，殖是生長。「今如天：這一點光明也是天，及看他這無窮的全體，日月星辰皆懸於其中，萬物皆蓋在他的底下；今如地：這一撮土也是地，及其廣大的全體，則托著華嶽也不以爲重，收納河海的水也不至於漏，萬物都載在他上面；今如山：

這一塊石頭也是山，及其廣大的全體，則草木生於其中，禽獸居於其中，礦產出於其中；今如水：這一勺之水也是水，及其深不可測，則鼉鼉蛟龍魚鼈皆產生於其中；貨財發生於其中。」**詩云。**

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。於乎不顯。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純亦不已。。關於（音烏）是歎辭，穆是深遠，已是止息，

純是真誠。「詩上說：『這天的命啊！極深遠而無止息。』這是說：天之所以爲天呢！「嗚呼！豈不光顯，文王的德是真純啊！」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王，也是至誠無息！」

我們一人之身，渺乎其小，其於人類的全體，不過如斯許昭昭者之於天，一撮土之於地；不過如山嶽之一石，滄海之一勺；然而聖人「從其大體爲大人，」以全人類爲一體。其所爲者，非爲一己之身，而爲天下萬世。其志願無窮，其工作不息，必使此世界至於至善而後止。此其所以能配天地，而與天地無終極也！

第七章 聖人之道

聖人之道，卽是誠之道。聖人「明乎善，誠乎身；」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；所以「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下則。」聖人「能盡其性，而能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；」所以他立教，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；」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。」聖人「自成而成物，至誠而無息；」所以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！」

大哉聖人之道。洋洋乎。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。苟不至德。至道不凝焉。

翻洋洋是浩蕩盛大的樣子，峻是高，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樣子，禮儀是禮之大要，威儀是禮之細則，疑是結成。「偉大呀！聖人的道：浩浩蕩蕩的，長養萬物，高至於天！富富有餘的大啊！禮儀有三百，威儀有三千，這樣大的道，必須等待這樣大的人，然後能行。所以說：若沒有極大的德，這極大的道，不能集成呢！」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

廣大而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

黜尊是貴重，道是行路，致，盡，極，皆是推至極點，溫是復習，故是古舊，敦是加厚，崇是崇尚。「所以君子尊重德性以爲人，而取道問學以明理。推至極廣大，以明全體大用；而窮究至極精微，以明其本體實質；達高明之境，而行中庸之道；溫習故舊的，又進而知新的。（由故而知新，非厭故而好新。）加厚以待人，然崇禮以節之。（仁則欲厚；然過厚則失中庸，故崇禮。）」

是故居

上不驕。爲下不倍。國有道。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。其默足以容。
詩曰。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。
「上不驕」，「爲下不倍」，「國有道」，「其言足以興」，「國無道」，「其默足以容」。所以在上位則不驕慢，在下位則不反

背；國中有正道，則其言足以興國；國中無正道，其默足以容身。詩上說：「既有識見，又有智慧，以保全他的身。」就是說的這樣啊！」

此節中段的五句，必須特別注意：自「尊德性……」至「……以崇禮」，每句皆自爲一中庸，每句各足以救偏蔽。譬如溫故而不知新，則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」；「喜新而不溫故」；則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」。以聖人至德的敦厚，而仍借重王者的禮樂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；雖有王者的禮樂，而無有德的聖人，則世風之敦厚失！

子曰。愚而好自用。賤而好自專。生乎今之世。反古之道。如此

者。裁及其身者也。

聖尊是專主，反是復，裁同災。一孔子說：昏愚而好自以爲是，卑賤而好自己專主，生於現在的世界，而欲反至古時的生活，這樣的人，災難必到他的身上呢！」（或謂反古之道，應解作違反古之道，似亦有理；但須知「君子時中」，而「孔子爲聖之時」。

既生周之世，則決不「遠引神農之並耕，禹之土階土簋。」至於人生的真理，爲人的正道，則萬世不易，無分今古，雖上推至堯舜，下推至無窮，亦無不可也。）

非天子。不議禮。不制度。不考文。今天下車

同軌。書同文。行同倫。雖有其位。苟無其德。不敢作禮樂焉。雖

有其德。苟無其位。亦不敢作禮樂焉。註「除非天子，不能議定禮儀，制定法度，考定文字。現在天下用同樣的車軌；用

同樣的文字；行同樣的倫禮。雖有天子之位，而沒有聖人之德，不敢改作禮樂；雖有聖人之德，而無天子之位，也不敢改作禮樂呢！」子曰。吾說夏禮。杞不

足徵也。吾學殷禮。有宋存焉。吾學周禮。今用之。吾從周。註杞是國名，是夏

朝的後代，宋國是殷（商）朝的後代。「孔子說：我能說夏朝的禮，但是杞國不能爲證呢；吾曾學殷朝的禮，宋國尚有存者；我學的周朝的禮，是現在所用的，我從周禮呢！」

孔子欲治天下而不得其位，所以不能不託諸固有之禮制，然其道既「考諸三王

而不繆」則「雖古聖復起，亦不易其言矣！」

王天下有三重焉。其寡過矣乎。上焉者。雖善無徵。無徵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。雖善不尊。不尊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王天下之道，

有三個重要的條件，（即下文的「善，」「徵，」「尊，」）則少有過失了啊！上焉者：（如夏商之禮，）雖然好，然而無可考證；無證則不能見信；不見信則人民不從。下焉者：（如處士之議，）雖然好，然而不受人尊崇；不受人尊崇，則不能見信；不能見信，則人民不服從。」故君子之道。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考諸三

王而不繆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

人而不惑。繆是錯誤，建是立，悖是違背，質是問證。「所以君子之道，本於自己之身；（盡已

背謬；建立於天地之間而無不合；質證於鬼神也沒有疑問；傳至百世之後，以待聖人復起，也不能動搖。」

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知天也。

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。

行而世爲天下法。言而世爲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

厭。「質證於鬼神也沒有疑問，是極言其知自然之理；百世之後待聖人復起，亦不動搖，是極言其知人厭之本性。所以君子的動作，永爲天下的正道；其行爲永爲天下的模範；其言語永爲天下的法則。遠望之則有感，近事之則不厭。」

詩曰：在彼無惡，在於無射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射（音意）是厭，庶幾是差不多，夙（音肅）是早，夜是晚，蚤同早。

「詩上說：『在他處沒有不悅的，在此處沒有厭嫌的。差不多從早晨到晚上，終不懈怠，以致永遠到底有美譽。』君子沒有不這樣，而能早有譽於天下的呢！」

第八章 仲尼之道

孔子之道，即是誠之道，與聖人之道；而且是至聖至誠之道，所謂集道之大成。

仲尼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上律天時。下襲水土。辟如天地之

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辟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

祖述是宗守傳述

，憲章是遵依發揚，律是取法，襲（音習）是因，辟同譬，幬（音到）是蒙罩庇蔭，錯是交互。「孔子遠宗堯舜之道，近取文武之法；上接天時的自然，下因水土之適宜。譬如天地之持載萬物，覆蓋一切；譬如

四季的交互運行；如同日月的更迭照耀。」

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

流。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「萬物一同生長，而不相妨害；各行其道，而不相違反。其枝末的小德，如同河

流的脈絡，密布而貫通；其根本的大德，敦厚盛大而無窮。這是天地之所以為大呢！」

唯天下至聖。為能聰明睿知。足以有臨也。寬裕溫柔。足以

有容也。發強剛毅。足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。足以有敬也。文理

密察。足以有別也。。容（音瑞）是深明通達，臨是居上視下。容是包容，發是振作奮發，剛是剛強不屈，毅（音役）是堅忍不拔，執是持守，齊（音齊）是嚴整端肅

，密是精細，察是分明。「唯獨天下到了極點的聖人，纔能以無不聞，無不見，無不通，無不知，足以居上臨下；寬厚，從容，溫煦，柔和，足以包容萬物；振作，自強，剛勇，堅決，足以持守正道；嚴整，端

莊，不偏，不倚，足以使人敬服；文章條理，細密分明，足以辨別一切！」
溥博淵泉。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。淵泉

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。言而民莫不信。行而民莫不悅。。溥（音普）是周徧，博是廣大，淵是深不可測，泉是有本而不竭，「周徧廣大，淵深不竭，而隨時發出：（流澍於外。）周徧廣大如同天，淵深不竭如同淵；出現則人民無不恭敬，發言則人民無不相信，行事則人民無不悅服。」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所通。天之

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隊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

故曰配天。。溥洋溢是充滿，或甚於充滿，施是加，蠻貊（音脈）是未開化的民族，隊同墜。「所以

聲名不但充滿於中國，而且加於遠方，凡舟車所能到的地方，人力所能通的地方，天之

下，地之上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降的一切地方，凡有血氣的生物，沒有不尊崇親愛他的，所以謂之曰：「配天」！（與天並立。）」

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知天

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。

經綸是治理而編成系統，（治絲之事，理其緒而分之曰經，比其類而合之曰綸。）倚是依傍。「唯獨天下誠到極點的人，纔能

治成天下經常的大系統；建立天下人道的大根本；知到天地變化生育的真理，又有何所偏倚呢！」

肫肫其仁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

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肫肫（之純反）是渾厚，淵淵是深，浩浩是大，固是真實。「

其仁德渾厚；其淵深如淵；其廣大如天；若不真是聰明聖知，能以通達天德的，其誰能知到他呢？」

詩曰。衣錦尙絢。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。闇然而日章。

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。淡而不厭。簡而文。溫而理。

知遠之近。知風之自。知微之顯。可與入德矣。

衣錦是有花的綢緞，尙是加絢（吉勇切）是外套的單

衣，闇（音暗）是隱晦，章是彰明，的是顯露，簡是質樸，溫是溫和，理是清楚。「詩上說：『穿錦繡的
衣服，外面加上套袍，』這是厭惡其文彩太顯著呢！所以君子的道，暗暗淡淡，然而日日昌明；小人的道
，顯露在外，然而日日消亡。君子的道，淡而不使人生厭，質樸而有文彩，溫和而有
條理；知到行遠之由近，知到風之有所起，知到隱微之顯著，可與入德行之門了！」

詩云。潛雖

**伏矣。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
及者。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**。潛是隱藏，孔是甚，昭是彰明，省是察，疚（音究）是病
。詩上說：『潛隱的雖伏藏着，也是甚彰明顯著。』所以

君子自己省察而不難過，無愧於心；君子之所以為
他人所不能及處，其在人所看不見的地方啊！」

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於屋漏。

故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

。相是看，屋漏是屋的西北角屋中最暗之處。（人心中
有愧，則到黑暗中就害怕。）詩上說：『看在你獨處

室中的時候，到黑暗的角上，也無愧於心。』所以君子慎獨誠
意，雖沒有動作，也是誠敬；雖不說話，心中無時不信實。」

詩曰。奏假無言。時靡有

爭。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

。奏假是祭祀之時奏大
樂以感格神明，靡（音

米）是無，威是畏，鈇（音夫）是大砍刀，鉞（音越）是大斧。詩上說：『祭祀之時，奏大樂以感神。
不說話，而其時人自然肅敬沒有爭的。』所以君子不用行賞，而民就勸勉為善；不用發怒，而人民畏懼過

於鉄鉞的刑罰！」**詩曰。不顯惟德。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**

匪辟是君，（諸侯，）刑是效法。「詩上說：『德豈不顯：凡百諸侯皆以爲法。』所以君子誠篤恭敬，而天下自然太平。」

詩云。予懷明德。不大聲。

以色。子曰。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。詩曰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

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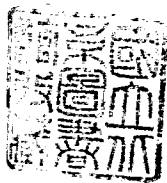
輶（音由）是輕，倫是比。「詩上說：『我懷念明德之深微，不張大聲音與形色。』孔子說：以聲音形色等外表的事

，以感化人民，是枝末之務。（其根本在誠。）詩上說：『德之輕妙如同毛：』毛尙有可比者。（德則無可比喻，無法形容。）上天的造化，沒有聲音，沒有臭味，這纔到極點了！」

最後這數節，又返至中庸的本題，言孔子之道，是出於至誠之心，本於至明之見，故

完全合於人性，完全合於真理，寓於平常日用之中，無在而無不在，所以無聲無臭，不見不聞，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然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。」所以終必徧行於世界，而爲

人類的歸宿！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四書新編三冊 (全)

定價大洋壹圓伍角

(外埠另加郵費匯費)

編註者 江 希 張

發行者 北平東四三條十二號
四書新編發行所

印刷者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#10

002622